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

子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發語 謂曰字與 粵越通用 稽考也 言 古之帝堯 曰放勳 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事云云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亦 協合也 於美也 變 化也 時是也 雍和也

傳者豈外於是哉以此觀之則相傳之道一性
字足以該之矣然則曰中曰仁曰誠以至仁義
忠恕又豈出於一性之外哉噫天下無性外之
物而性無不在是理也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嘿而觀之可也

大學衍義節略卷六

大學衍義節略卷七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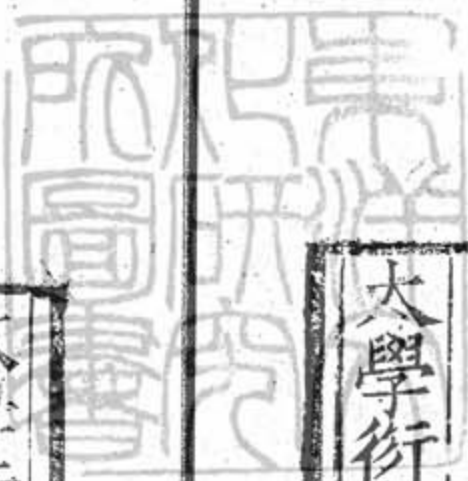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

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



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新鑄鍾成殺牲以血塗其鄰曰

饗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殼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

地曰然則廢饗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

財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如

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殼殼若無罪

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為愛也以小易大羊小彼惡知之豈知王意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



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

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

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說喜也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

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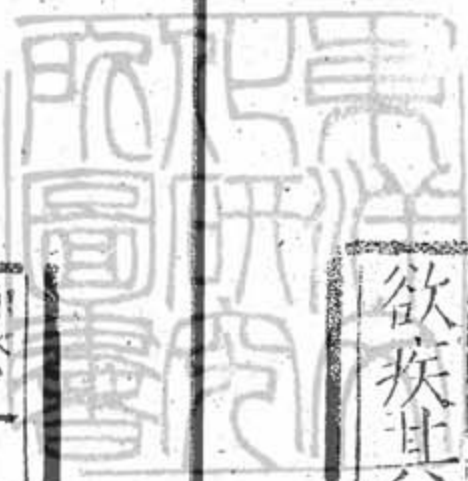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

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為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

毫之末毫至秋而銳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

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音不不為也
 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吾老我之父兄 吾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
 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
 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
 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
 欲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



德之

真德秀曰五霸桓文為盛

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

之君而霸於諸侯者也

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

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而
 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王道為甚高而難行孟子
 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
 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
 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
 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
 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

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為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

易宣王既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



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
心雍遏雖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
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
善推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
其目不過於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歛使農
樂耕于野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
於塗所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
宣王之終不悟也

臣廉嘗考先儒胡宏謂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
良心之苗裔一有見焉操而存之養而充之以

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
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此說與孟軻告齊王
之意不類軻之意只欲因此心之發而推廣之
非欲必待此心之發而後操存之也故朱熹謂
人於已放之心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
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
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
操之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
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地同大竊
恐無是理也故當時謂潭學說端倪謂撫學說



頓悟潭學指宏其言欲操存此心發見之端而
其門人張栻亦謂其驗端倪之不遠造高深之
無窮撫學指陸九淵其教人欲言下有省皆與
朱熹平生所論多不相合然熹又嘗言近看南
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要之心體通
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
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
不至者多矣其所論極其精密蓋如此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

伯讀爲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真德秀曰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
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
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通行之路其
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
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卹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
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
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
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
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

入堯舜之道顯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焉

臣廉竊謂孟子以王道為湯武程顥以王道為堯舜大抵顥之言多弘潤不拘出乎章句之外然帝王初無二道也但論王道須以孟子之說為正蓋孟子論王乃三王論霸乃五霸而董子亦稱五霸至邵雍作經世書配皇帝王霸皆是也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禮也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辯甚明而終不能回公平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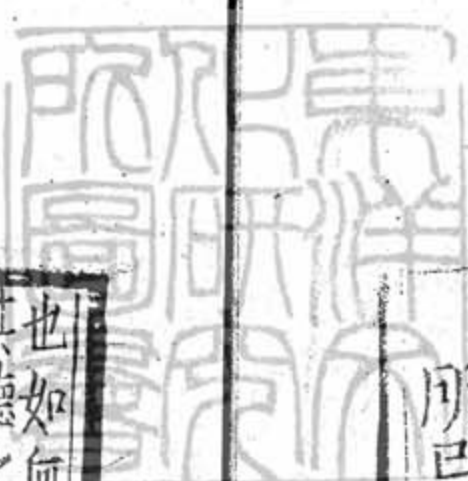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疆記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音閑習也入則與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



此處有...

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真德秀曰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邪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竅其成以為己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於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



也如何者後問其德之詳也岳曰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頑母嚚母嚚母舜後母也象傲象舜異母弟傲驕傲也克諧以孝和

也也丞丞丞說見前又不格姦說見前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與

人觀厥刑于二女謂觀其所以刑釐降二女于媯汭媯汭

釐理降下也媯水名汭水之內也舜所居之地嬪于虞嬪婦也使為婦帝曰

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婦道也

真德秀曰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嗣

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堯以共工對又問可

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

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異位

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鬻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圯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爲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堯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茲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爲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狼悞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

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諸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爲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室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



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謨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

難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也知人則哲

能官人哲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

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惡之意說者謂

指共工而言四凶不言鯀者禹為親者諱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禹曰何之九德也皇

陶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慈而能恭

亂而敬有治亂之擾而毅擾順也順而果毅直而溫正直而溫和



簡而廉簡約而廉剛而塞塞實也剛而篤實彊而義堅強而能合義彰

厥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日宣三德宣達也夙夜

浚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謂諸侯

翁受敷施翁令也九德咸事咸皆也俊乂在官

俊賢也有治人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

師謂更相師法惟時言百工之事各得其時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旺於四李

庶績其疑庶衆也績功也疑者成而堅定之意

真德秀曰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

二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

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

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
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姦邪也
苟誠知之雖驩堦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
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臯陶則曰
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
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
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
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
為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
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

後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
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
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
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
矣故孔子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
用有常之士則為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
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為君子不能常者為小
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
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曰宣達
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



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祇敬之無或慢忽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凜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頽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爲大夫六德之爲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

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脩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人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直德秀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

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于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

之也然好者雖多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柰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繆矣

臣廉竊謂真德秀言此豈無所感而然歟當其時與之齊名者魏了翁梁成大目德秀以真小人目了翁以僞君子不寧惟是前此蔡京目程頤以奸黨韓侂胄目朱熹以僞學此皆道學之儒三代以上人物而遭其指目如此非其不善

者之惡之也哉噫宋之大儒多不容於朝此宋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比隆三代也歟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真德秀曰易之大傳曰將畔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爲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

惡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其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理當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之中察其甚不同然後爲真知言者也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真德秀曰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

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爲小人設耳
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
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
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
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
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
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
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
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鎖細如蟣蟲如鬼蜮狐

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
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
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
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節畧卷七



